



散文

张素军

家住乡下,油田老旧小区,冷清、偏远,但我总能它为它找到亮点。我常跟朋友们说,我们这里树多、鸟多,每天都可以与鸟为邻,凭窗闻鸟沸。

确实,我家房前屋后都是树,因少有人打理,树木野蛮生长,枝枝杈杈,四散铺开,尤其夏天,更为茂盛,正可谓“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这些葱郁的树木,时常让我想起“葳蕤”二字,而藏在葳蕤之间的,是各种各样的鸟。

几乎每天清晨,我都会被鸟声唤醒,鸟儿们不睡懒觉,黎明即起,以欢唱拉开一天的序幕。在鸟儿的各种“啁啾”里,还能听到鸟翅的扑棱声。推窗观望,只见鸟儿轻盈地扇动翅膀,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不停变换着演奏的舞台。不知它们亮嗓之前是否也会做登台准备,比如梳理羽毛、歪歪脑袋或翘翘尾巴。

我通常站在窗前聆听鸟儿的歌唱,它们或独唱,或对唱,或合唱,此起彼伏,汇成一首欢快的“晨之圆舞曲”。声音从高亢到婉转递次减弱,直到日上树梢,方才进入尾声。

我把这些讲给斑鸠听——斑鸠是我朋友,他自称“斑鸠”,且“封”我为“鸚鵡”——鸚鵡既有颜值又能说会道,当然他这是抬举我。我告诉他,我每天都与鸟为邻,凭窗闻鸟鸣,他立马发来一串羡慕的表情——斑鸠是石油人,彼时

与鸟为邻

正在遥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那里没有树,也没有鸟。然后他又发了个撇嘴的表情:“馋人,不厚道!”哈哈。

我知道斑鸠爱鸟。年轻时他从中原入疆,包里总带着一副弹弓,但他从不打鸟,只打树叶,树叶哗然掉落,惊起一树飞鸟,他就哈哈大笑。斑鸠说他养过一只小鹰,鹰长大了,飞走了,可我始终对这事半信半疑。

小鹰来自一颗鸟蛋,被斑鸠偶然在野外捡到,捧回了宿舍。没想到一个月后,蛋里钻出了一只小鸟,尖爪利喙,斑鸠断定这是只小鹰。斑鸠在新疆养过猫、狗、兔甚至大雁,对这些小家伙极有耐心。小鹰在他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从秃头秃脑到羽翼渐丰。鹰喜欢吃肉,斑鸠就时常到单位厨房为它找些碎肉加餐。一天,斑鸠带它出去遛弯,小鹰一飞冲天,再也沒回来。

“真的假的?”我追问,心里希望这是真的。斑鸠的语气不容置疑:“信不信由你!”且不说斑鸠是否养过小鹰,但他确实养过小鸟,有照片为证。那时斑鸠已从大漠一线调回了后勤基地,基地种着好多树,树上好多麻雀,冬天食物少,斑鸠就给麻雀们喂水喂饭。他发照片给我,得意扬扬:“看,与鸟为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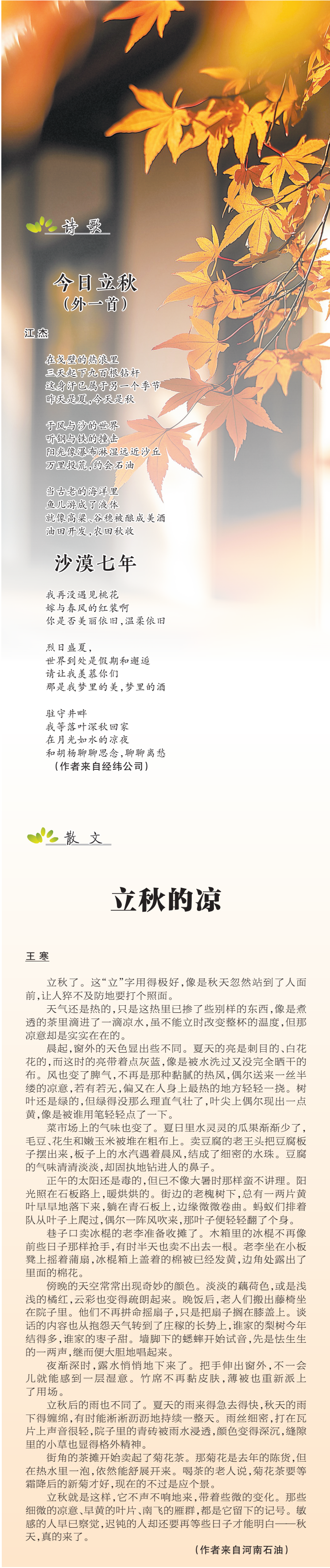
后因工作关系,我也去了新疆,在西北油田塔河基地待了两个月。其间前往西北油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钻井队采访,去时路上还有些胡杨或梭梭,待进入沙漠深处,便彻底没了

绿色。塔克拉玛干被称为“死亡之海”,身临其境你会发现,那真的像海,海浪似的沙丘一拨连一拨,浩瀚得无边无际。在这里,除了石油人,很难看到其他生命迹象。巨大的空旷,巨大的荒凉,巨大的寂寞,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斑鸠对动物的情感。他说过,沙漠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不容易,都值得尊重和爱惜。

相比西北大漠的荒凉,西南巴蜀则是鸟语花香。一次,我到普光出差,顺便拜访大湾采气区的一位朋友,从普光基地到大湾采气区要翻过几座山,盘山公路呈蛇形迂回,远远望去,大湾就像镶嵌在巴山里。当天我住在大湾,傍晚和朋友一起外出散步,眼望山林苍苍,耳闻鸟声阵阵——说明一下:鸟儿并非只恋晨光,它随时都在歌唱,只是清晨安静,声音更清晰罢了。散步归来,风送乌云,天空飘起了雨,雨势越来越大,赶紧闭门关窗。只听雨点啪啪落下,敲在窗台,打在山林。那一夜,风狂雨骤。

次日清晨,雨已停歇,只听窗外鸟声不绝。打开窗,鸟声顿时放大,瞬间灌满了双耳,仿佛无数的鸟儿正争先恐后扑进室内。哇,这才真是“凭窗闻鸟沸”!沸,沸沸。山中林密,虽然看不清这些鸟儿如何在林中闪转腾挪,却完全可以想象它们飞翔的样子。这,也是与鸟为邻。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诗歌

今日立秋
(外一首)

江杰

在残壁的热浪里
三天起下几百根钻杆
遛弯时已属于另一个季节
昨天是夏,今天是秋

争风与沙的世界
听钢与铁的撞击
阳光像瀑布淋湿远远沙丘
万里投荒,约会石油

当古老的海洋里
鱼儿游成了液体
就像高粱、谷穗被酿成美酒
油田开发,农田秋收

沙漠七年

我再没遇见桃花
嫁与春风的红装啊
你是否美丽依旧,温柔依旧

烈日盛夏,
世界到处是假期和邂逅
请让我羡慕你们
那是我梦里的美,梦里的酒

驻守井畔
我等落叶深秋回家
在月光如水的凉夜
和胡杨聊思念,聊离愁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散文

立秋的凉

王寒

立秋了。这“立”字用得极好,像是秋天忽然站到了人面前,让人猝不及防地要打个照面。

天气还是热的,只是这热里已掺了些别样的东西,像是煮透的粥里滴进了一滴凉水,虽不能立时改变整杯的温度,但那凉意却是实实在在的。

晨起,窗外的天色显出些不同。夏天的亮是刺目的,白花朵的,而这时的亮带着点灰蓝,像是被水洗过又没完全晒干的布。风也变了脾气,不再是那种黏腻的热风,偶尔送来一丝半缕的凉意,若有若无,偏又在人身上最热的地方轻轻一挠。树叶还是绿的,但绿得没那么理直气壮了,叶尖上偶尔现出一点黄,像是被谁用笔轻轻点了一下。

菜市场上的气味也变了。夏日里水灵灵的瓜果渐渐少了,毛豆、花生和嫩玉米被堆在粗布上。卖豆腐的老王头把豆腐板子摆出来,板子上的水汽遇着晨风,结成了细密的水珠。豆腐的气味清清淡淡,却固执地钻进人的鼻子。

正午的太阳还是毒的,但已不像大暑时那样蛮不讲理。阳光照在石板路上,暖烘烘的。街边的老槐树下,总有一两片黄叶早早地落下来,躺在青石板上,边缘微微卷曲。蚂蚁们排着队从叶子上爬过,偶尔一阵风吹来,那叶子便轻轻翻了个身。

巷子口卖冰棍的老李准备收摊了。木箱里的冰棍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抢手,有时半天也卖不出去一根。老李坐在小板凳上摇着蒲扇,冰棍箱上盖着的棉被已经发黄,边角处露出了里面的棉花。

傍晚的天空常常出现奇妙的颜色。淡淡的藕荷色,或是浅浅的橘红,云彩也变得疏朗起来。晚饭后,老人们搬出藤椅坐在院子里。他们不再拼命摇扇子,只是把扇子搁在膝盖上。谈话的内容也从抱怨天气转到了庄稼的长势上,谁家的梨树今年结得多,谁家的枣子甜。墙脚下的蟋蟀开始试音,先是怯生的一两声,继而便大胆地唱起来。

夜渐深时,露水悄悄地下来了。把手伸出窗外,不一会儿就能感到一层湿意。竹席不再黏皮肤,薄被也重新派上了用场。

立秋后的雨也不同了。夏天的雨来得急得快,秋天的雨下得缠绵,有时能淅淅沥沥地持续一整天。雨丝细密,打在瓦片上声音很轻,院子里的青砖被雨水浸透,颜色变得深沉,缝隙里的小草也显得格外精神。

街角的茶摊开始卖起了菊花茶。那菊花是去年的陈货,但在热水里一泡,依然能舒展开来。喝茶的老人说,菊花茶要等霜降后的新菊才好,现在的不过是应个景。

立秋就是这样,它不声不响地来,带着些微的变化。那些细微的凉意、早黄的叶片、南飞的雁群,都是它留下的记号。敏感的人早已察觉,迟钝的人却还要再等些日子才能明白——秋天,真的来了。

(作者来自河南石油)

诗歌

去集气站抄表

王秉

4时30分,晨起
天黑如发,夜还在酣睡
我徒步,从安转站到集气站抄表
刚拐弯,顺着猪圈气味的方向
迎面一辆私家车的灯光
被路边农户家的看门狗
喊得贼亮,贼亮

这样的亮光
耿直地从我穿着白杠杠的红工衣边
擦肩而过,扔下了
比刚才还要黑的夜
比刚才还要静的静
比刚才还要黑的路

集气站,长年累月
住在离村庄很远的荒野里
守着天空几颗稀落的星
过惯了一个人的宁静生活
在365天的每个清晨
总会戴着中国石化标志的红工衣
来看它
一天也不落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

散文

葵花开葵花落

崔向珍

一些籽粒饱满的葵花子均匀地摊在窗台上晾晒着,在院子里翻地的母亲嘱咐我看好了,别让馋嘴的鸟雀偷吃。我去院子里揪了几片白菜叶,一边逗着东院墙边的兔子,一边瞅着窗台上的葵花子。晾晒好了的葵花子,母亲用温水浸泡后全部种到了篱笆墙边。也就十几天的工夫,小小的芽苗就顶着软软的外壳争抢着拱出了地面。

吃过了槐花饼,收割了麦子,几场痛快的夏雨淋过,倔强的葵花园开始疯长。等到满树的黑蝉不停嘶鸣的时候,我家的篱笆墙边就盛开了一朵朵的小太阳。火辣辣的阳光下,金黄色的花盘笑意盈盈。我喜欢站在金黄的花盘下面,踮起脚尖看那些排列整齐的密密麻麻的花蕊,想象着数不清的微型花瓶似的蕊里会流出香甜的蜜汁儿。

一阵阵风过,葵花的花蕊纷纷散落,金黄色的花瓣也开始一片片萎黄,它的花盘也越来越沉重,渐渐不能够承重的花杆慢慢弯曲,弯到不能再弯的时候,所有的葵花盘就一起低下去,虔诚地叩谢滋养了它们生命的大地。

每年春天,母亲都会把浸泡好的葵花种子分给父亲一包,让他种到隔壁爷爷的小院子里去。村小学和爷爷的房子只隔着一个浅水湾,父亲下了课的时候,忙里偷闲地把向日葵种子一起种到爷爷家的小院子里。满院子太阳花盛开的时候,爷爷就会领着盲眼的奶奶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老两口脸上的笑容比那些金黄的葵花盘还要灿烂。

葵花盘成熟的时候,母亲挥起镰刀,把我们家沉甸甸的葵花盘收割晾晒起来。父亲也挥起镰刀,把隔壁爷爷家沉甸甸的葵花盘收割晾晒起来。收完了秋,打完了场,所有的粮食都进了口袋,母亲就去水库西岸找最好的沙土。母亲把装在口袋里背回家的沙土,放在阳光下晒上几天,挑拣出里面的杂质,就可以用来炒葵花子了。

母亲炒葵花子,都是在院子里的大锅里炒。第一锅葵花子是最香的,我把滚烫的葵花子捏起一粒,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地吹一吹,迫不及待地磕开,吃得满嘴喷香。母亲炒完了我们家的葵花子,再去炒爷爷家的葵花子。爷爷家的院子中间有一盘不大的锅灶,母亲把沙土倒进黢黑的铁锅里,细柴小火慢慢地烧。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面,一边说话一边看着母亲炒瓜子。那些炒瓜子真香啊,我在学校操场上跟同学们做游戏的时候,糊香糊香的味道就一直香到小小的心里头去了。

冬天还没有来,秋阳温暖的时候,我常常看见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聊天。爷爷把那些葵花子一粒粒剥好,放进奶奶的手里,他们总是那么开心地笑着,让我一次次想起阳光下那些满院子盛开着,金黄金黄的葵花。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